

木雕菩萨和他的风流儿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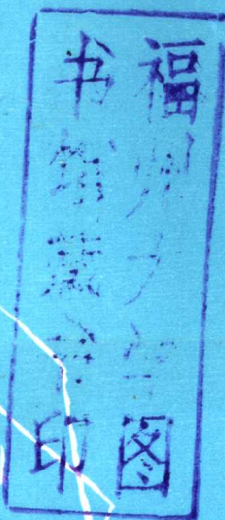
谢春阳 等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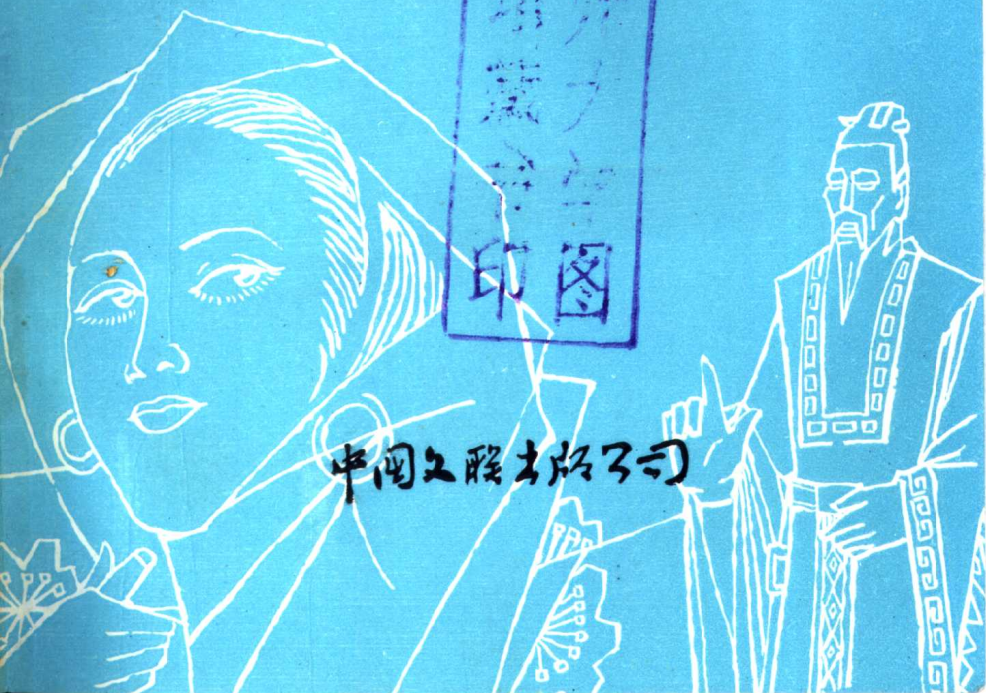


木雕菩萨和他的风流儿媳

谢春阳 等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木雕菩萨和他的风流儿媳

谢春阳 等著

•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2插页 14千字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湖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500册

•

ISBN7-5059-0714-X/I·474 定价：1.90元

序

我本不知谭谈发起编这部小说集的用意，书稿送到我手上，权读之，细思之，忽然明白过来，连称好事。

大凡选编小说集，非名家名篇莫属，藉声名之昭昭，图求购之踊跃。一本书，翻看目录，作者多是无名小辈，买来一读，可值得？缺少信赖感是自然的。编书人熟知读者心理，投其所好，选编名家名作，无可厚非。出自名家之手就一定可读？不是名篇就一定不可读？倘事实果真如此，一代名家归天之日，便是文学绝种之时。这显然是荒谬的。名家之出名，是因为某一件代表作或某一时期的作品曾在社会上引起轰动。轰动过去以后，再平庸的作品也有出版的机会。唯名是取是容易上当的。名家，不管他的天资是多么超群拔类，他的修养是多么深厚，每写都是好东西且长盛不衰实属不可能。名山也生杂草，名家固有次作。

在这本小说集里，是名家的只有萧育轩、谭谈、贺晓彤、或者再加上一个后起之秀陶少鸿，他们的参入，提高了这本书的可信赖度。其他作者便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了。这些人是怎么聚合到一起来的？是志趣相同？是文风一致？是题材同类吗？都不是，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冷水江人。上述几位名家，或在冷水江起家，或曾是那里的一名迁客，或至今还在那里

挂职深入生活。名家之外，全都在冷水江生根，有工程技术人员，有矿报记者，有机关干部，更多的，是劳动在生产一线的工人。这里收集的作品都在报刊上发表过，其中不少是得过奖的。

冷水江，一座小城，总共不过二十多万人口。十几年前，它还是一个小镇，住着一些讲话很难听懂当地人，因为有煤矿，有铀矿，还有一个大电厂，它才在地图上有了一个圆圈。这么小的地方，怎么出了上述诸多的名作家以及更多的后继者？仅此一端，便值得一读。文章之外，似有某种奥秘，某种启迪，以引人探求。

我不敢妄言这许多作品的尺短寸长。小说是没有永恒标尺的，不同的文学观有不同的价值标准。以一己之见恐有失偏颇，不偏不倚又显得圆滑可惜，不是合格的评论家便不要打肿脸充胖子。

读了其中的许多新人新作，不免联想起自己，那蹒跚的步态，那咄咄逼人的来势，都似曾眼熟。没有昨天便没有今天，没有今天也就没有明天。这些人当中，有的是会要一逞鹤鹑之志的，时间可以作证。故而我猜想编这本书的主旨，在于向那些在文学路途的起点跃跃欲试的青年们展示一些雏范。你不是也想试试吗，不是正在为了怎样迈出第一步而煞费苦心吗，这里有先例，可供参考。

余不赘。书扉已开，游人自赏。

英应丰1988.1.20.长沙

目 次

莫应丰：序	1
谭 谈：乘凉	1
谢春阳：木雕菩萨和他的风流儿媳	7
李典平：红桔	29
陈建华：河岸上	38
林家品：嫩鲜鲜的青辣椒	44
李新吾：你应该向我求婚	58
殷逸民：晶晶的泪花	73
谢春长：五分之一	76
谢龙飞：胃特灵	79
子 君：诱惑	82
萧育轩：烛泪	85
贺晓彤：新伙伴	104
董 丛：送火种	117
欧汉华：农夫歌	131
何 武：乡村二题	172
李跃凡：雪夜	183

颜汉湘：螃蟹湾传奇	188
少 鸿：谎祸	226
后 记	234

乘 凉

谭 谈

照例，每到傍黑时分，屋前的地坪里，摆满了竹凳、竹椅、竹床，坐着、卧着、或斜躺着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小孩，摇动着竹扇、纸扇、蒲扇。

天热得不能进屋，住在这栋平房里的所有的人，都到坪里乘凉来了。

白杨树下，一个穿开裆裤的伢子，在缠着奶奶讲故事。于是，一个不知重复了多少代人的古老的故事，又向新一代重复了：“从前，有一个细伢子，死了爹，死了娘……”

苦楝树下，坐着热心的胖大嫂，她是技术科的描图员。这时，在悄悄地问新婚不久的同行小宋：“几个月了呀？”“什么？”“还有什么？”胖大嫂伸出手去，轻轻地拍了拍小宋的肚子。小宋的脸倏地红了。只有那些只穿一个短裤兜兜的男子汉，今晚似乎还没有找到感兴趣的话题，一个个全仰头望着头顶的天空。

天还没有黑尽。天空象一个深蓝色的湖。没有月亮。一些先到的星星，已在那里眨着亮晶晶的眼睛了。仰头看去，宛如是这个蓝色的湖面上闪动的渔火。

这时，一个女子轻盈地从这块地坪里走过。她三十来岁，仍处在女性迷人的年龄。短的衬衫，短的裙子，刚洗过澡，头发散散地披在肩头。这一切，使她更具女性的魅力。许多仰头寻牛郎织女星的男人们的眼睛，一下子转移到她身上来了。

“小廖，打扮得这样漂亮，要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胡师傅，拿我开什么心呀。我到招待所去一下。”

她是矿工会的女工干事廖小芬，住在下面的那栋平房里。此刻，她从谁面前经过，谁都会这么甜甜地问她一句，她也都是这样含着笑，爽爽地答复人家。

她走过去了，留下一路淡淡的清香，也留下一串人们谈论的话题。于是，在这块地坪里乘凉的人们，叽叽喳喳地说开了。

先开口的，是一个卧在竹床上的壮壮实实的汉子：“是个好女人。娶上她，男人享福。她几会管家咧！男人百事不探，进屋只管端起碗吃饭就行了。”

那位胖胖的描图员嫂子说：“是我们妇女中的好干部哩，见到谁都一脸笑，几多关心群众。”

“是呀，”正给孙子讲故事的老奶奶接过话头，举出例子来了，“前年春节，小魏的爱人来探亲，正碰上要生孩子。这对少年夫妻没有经验，什么准备也没有作，全靠她，安排得

熨熨贴贴，还连夜缝了许多孩子的尿片，送到医院里去。”

一位快要退休的宣传科的老干事说：“别看她长得这么秀秀气气，办起事来，可有魄力了。去年暑天，矿里举办的那个幼儿运动会，是她一手操办的，搞得几好。连那些三、四岁的娃娃，都规规矩矩听她的指挥。”

“她还是个大学本科生啦。”一个自己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年轻的助理工程师，这样提醒大家。

“是呵，又有文凭。前年矿里机构改革，为什么没把她提上去？组织部长怕是瞎了眼罗！”

“那次进班子的人，又有哪个当得她？”

“她大概是没有关系吧。你没听人讲：表现是铜牌，年龄是银牌，文凭是金牌，关系是王牌。她虽有铜牌、银牌、金牌，可哪里抵得一张王牌呢！”

“……”

那边走过来一个只穿短裤的胖子，是工程师老唐。他刚从澡堂洗澡回来，手里拿着浴巾、肥皂盒，还有洗好的汗衫、短裤。这时，他一边往晾衣架上晾衣，一边悄声地说：“你们在说小廖吗？告诉你们：这一回，她要走运了，会提一下大的啦，听说会进局领导班子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这不，局党委组织部长来了，正找一些干部谈话，考察她哩。”

喧哗的地坪里，霎时沉默下来了。只有那不知什么时候躲到树上来偷听人们谈话的蝉，也许是热得受不住，也许是

对人们的突然沉默而纳闷，不停地扇动着翅膀，发出“吱——吱——”的声音。

又是傍晚。照例地，地坪里摆满了竹凳、竹椅和竹床；照例地，坐着、卧着、斜躺着老人、小孩、男人、妇女；照例地，摇动着竹扇、纸扇、蒲扇……

天空显得比前几天更高了、更蓝了。还是没有月亮，只有星星们跳跳蹦蹦地跑出来乘凉。

一张刚到的《矿工报》，从宣传科的老干事手里传了出来。人们默默地看着刊登在头版头条的、套红印刷的矿务局召开第四次党代会的消息和局党代会主席团名单。在主席团名单里，清晰地印着廖小芬的名字。看来，唐工前几天带来的“马路消息”是确凿的了。她，那个住在下面那排房子的、天天见面的小女子，这次会要飞上天了。

这张小报在这群乘凉人的手里传看着。开初，谁也没有说话。终于，有人开口了。这个带头说话的人，又是那个壮壮实实的汉子：“她错是个不错的女人，确实会管家。可就是太不民主了，在家里搞女人专政，没有男人说话的地方，全是她说了算。”

“是呀，”宣传科的老干事，马上接过话头，“这女人魄力是有，能力也不差，有魄力就容易自以为是，容易办事武断，容易搞一言堂；有能力嘛，就容易骄傲自满，容易目中无人，容易……”

那胖胖的描图员嫂子忍不住了，没等老干事说完，就把他的话打断了：“难怪哩，这些日子她见人一脸笑，肯定是晓

得自己要提拔了，在拚命地收买人心啦。”

老奶奶也插话了：“听说，那小魏的爱人，是她男人表姐夫的堂妹妹哩！要不，她对她会那样好。”

“文凭嘛，她确实有。但是，文凭并不等于水平。至于她的水平，就很难讲了。”说这话的，是那个自己有大学本科文凭、自认为又有水平的年轻的助理工程师。

“……”

草没动，树没摇，没有一丝风，天气异常地闷。树丛里的蝉，又热得难受地在扇着翅膀，发出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的声音。

照例地，地坪里摆满了竹凳、竹椅、竹床；照例地坐着、卧着、或躺着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小孩；照例地，摇动着竹扇、纸扇、蒲扇……

屋里所有的人，都到坪里乘凉来了。

昨天，局党代会闭幕了。此刻，一张刚到的《矿工报》，又在乘凉人的手里传递。报纸上，刊登了局党代会闭幕的消息，公布了局党委领导成员名单。没有女工干事廖小芬。她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，她还在那个普普通通的岗位上。

“怎么？小廖没有进班子！”最先看过这张《矿工报》的宣传科的老干事，惊讶地、愤然地说道，“这太不公道了！小廖几多有魄力，有能力！是个几好的苗子！”

于是，壮壮实实的汉子接着说：“她是个好女人呀！几会管家，男人百事不探……”

胖胖的描图员嫂子也赶忙说：“是个好干部哩，几多关心

群众呀……”

有大学文凭的助理工程师又在愤愤不平：“她可是大学本科毕业，受过十多年的正规教育。一些没有文凭的人这次竟进了班子，她却被晾到一边了。看来知识分子仍然受排挤呀。”

老奶奶也在惋惜：“怎么？小芬没有上去？要不得，要不得。前年春节，小魏的爱人……”

蓝色的湖面般的天空上，仍然没有月亮。星星们谁也不服谁，都在争先恐后地炫耀着自己身上的光芒。

天气闷闷的。树上的蝉，在起劲地叫着：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……

木雕菩萨和他的风流儿媳

谢春阳

—

刘德和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。

他十一岁进矿给资本家挖小煤窑，四十四年了，从来就没有在人前放开喉咙说过话，只知默默地下力干活。同某些上了年纪的老矿工一样，他的忌讳特别多：听见老鸦子叫是凶兆，吃了夹生饭不能下窑，女人进峒会冲犯窑神……。

就是遇上这类最犯忌的事，他也从来只是愤愤地瞪上几眼，至多是低声嘟哝几句——那声音在他喉咙里滚动，别人一般听不清；然后将洗澡用的毛巾重重的往肩上一甩，低着头去找班长、队长批上天把假，回家蒙头睡一觉，第二天又照样默默地下井，默默地干活。好在他并不常碰上这类背时事，假也请得极少。有一回，他进班刚走到246车场拐弯处，几乎和一伙支援高产出井的姑娘大嫂们撞个满怀。他惊

惶地跳到一边，默默地看着那群女人嘻嘻哈哈的远去了，这才愤愤地朝地上啐了两口，抬起右脚用力蹬了两下，口里念念有词：“唉，娘们下窑，呸！呸！冲犯窑神，何得了啰！——宽宥，宽宥！”

自己不爱说倒也罢了，他还特别讨厌那些爱说爱笑的人。在井下堵头，放炮、吃饭、因空车不济而停溜子，都是海吹胡聊的好时机，工人们往往会很快地凑到一起，叽叽喳喳地说笑一番。伶牙俐齿的自然不愿放弃卖弄的机会，就是笨嘴拙舌的也乐意呆坐一旁听听，一来可以歇歇，二来落得开怀大笑几声，散散闷气。这时，刘德和总是默默地走开，到工作面去加几根柱，到运输巷去看看有没有空车，到煤斗口下面去扫扫落地煤……

有一次，电溜子停了，大伙又凑在一起“喷泡子”，刘德和正在溜子道里加固，想走也走不开。开始，那些人喷些什么他没在意；后来，他竟鬼使神差地被吸引住了——

“……哎，伙计们，昨天我碰见一个长胡子老头，他对我说：‘唉，唉！我今年八十岁，一根烟斗八十斤，用嘴巴叼着走了八十里，嘴巴都叼歪了，疼死人！’我说：‘老人家，你何不背到肩膀上走呢？’老头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‘哎呀呀，你不晓得，我就只有嘴巴子功夫嘞！’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满巷道都是笑声。刘德和也忍不住笑了，觉得这个故事听了很开心。此后，遇见那些指手划脚、大道理滔滔不绝的人，他就会斜着眼瞟那么一下两下，心里说：“哼！‘八十斤的

烟斗’，靠嘴劲哩！”并从中得到一丝快意。当然，他只在心里说说，当面说，他没这个习惯，也没这分勇气。

于是，一些喜欢给人取外号的“弹跳鬼”给他也送了个雅号——木雕菩萨。

这天，“木雕菩萨”进晚班。因为老伴早几年病死了，他怕麻烦，逢做晚班，总是上食堂吃饭。十点半的汽笛刚响过，他就排在卖饭窗口前的队伍里了。

轮到他了。从那一尺见方的窗口里闪出一张瓜子脸。

“怎么，又是她？！”他一愣，递饭票的手在半路上一颤，停住了。

他不愿在她手里买饭。

二

她叫江丽英，长得很好看，在珍珠岭这一带是出名的美人，被矿上那帮年轻哥哥们封为“矿花”。用文字来形容她的漂亮是颇有些费神的，“柳眉杏眼”、“樱桃小口”有些陈旧俗套，新词又难于寻觅。说个大概，她的身材、脸形、眉眼，同演《追鱼》时的王文娟很有几分相似，只是没有涂红抹彩，且离普通人近些，倒觉得肤色还要白皙几分。因此，有人给她排了个外号：白鲤精。

好看的姑娘总是象花一样妩媚。而江丽英的妩媚简直到了同年龄不太相称的地步，二十大几的人了，还象刚刚发育定型的少女，身材苗条婀娜，皮肤白嫩红润，好象她到了那

令人艳羡的年龄就不再长似的，总是那么水灵、鲜艳！

初初相见，谁都以为她文弱温柔。

其实，江丽英的性格与外表极不一致。动乱年代开始，她才上小学二年级。高考制度恢复时，她已当了两年炊事员。一天里重复着蒸饭、切菜、洗钵子的简单劳动，她觉得十分枯燥乏味。大师傅们说话爱带点油腥味，青年人又总爱挤在她的窗前买饭，寻个机会就来几句粗野的挑逗，她感到油腻腻的厌恶，动不动就“呸”地啐人家一口，红着脸跑开。但日子一长，她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慢慢适应了，自己也成天骂骂咧咧，嘻嘻哈哈，谈吐粗野起来，什么荤的都敢说，而且绝不脸红。

于是有人误以为她风流，想占点便宜，结果都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一世也怕见她的影子。给她写信的小伙子很多，而且都能收到回信——信封里夹张白纸，找不见字。

她眼光高，不想当一辈子炊事员，也不想当当炊事员时谈恋爱。

机运来了，她被调到福利科当会计。她从副科长口里得知：她的调动完全是他帮的忙。

但她并不感激他。

从江丽英调来后，他每天傍晚都要找个借口，趑到江丽英的宿舍里来，或海阔天空地胡吹一通，或一言不发地瘫在“懒人椅”里，叼着烟，晃着二郎腿，脸上现出矜持的笑，一大一小的两只眼睛，眨也不眨地盯着丽英看……

江丽英感到不寒而栗。那双贪婪的眼睛使她想到蛇。她